



从明初淮安府设立开始,淮安府署亦依要求,按中央六部之制设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科,为知府直属办事机构,附设于大堂前的东西两侧,东文(吏、户、礼)西武(兵、刑、工)。府署日常公务,均由六科典吏经办。

六科办事人员称作书吏、书办,统称典吏。而各科之头目,或称经承,或以各科之名冠之,称吏书、户书、礼书、兵书、刑书、工书。其工作人员称主事、胥吏、书吏、书办等。各科书吏一般有 10 余名,但不超过 20 人。他们不是官员,靠掏钱纳粟或招募考试被选用。

六科职能

吏科。主管全府组织人事工作。负责本府及各县现任官员,包括里甲、地保、里正、乡官的考核选拔,任免调动,缺额丁忧,奖罚等。办理本地绅士选官的具体手续。办理本府监生、举人、副榜、进士、致仕官员以及本籍官员的出身、任期、封赠荫官等各类档案登记管理工作。

(上接第 2957 期)

淮安紫霄宫的景观与兴衰

紫霄宫“元季世中微”,到底“中微”到什么程度不可知。《正德淮安府志》卷 11“寺观”说:紫霄宫“永乐间,都指挥施文重建。”难道“中微”到要重建的程度? 古人往往把修建说成重建,我想这里的“重建”也可能是修建。也就是说,明初之前可能破败不堪,但不一定是一椽不存的。

紫霄宫内是什么样子,因现已不存在了,所以只能从前人记载的文献中,和曾经见过的老人口中,以及有关文章中去探寻。现存记载紫霄宫内部格局和景观的,有明代成化十七年(1481)金铎撰的《重修紫霄宫记》。阅读此《记》,结合其它资料,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印象:

首先鸟瞰此宫的环境时,可以看到有两座土山,一南一北,一主一客。主山如同一个山冈,又像是一个土阜。民国时期有一本《淮安乡土地理教科书》,其第二章“山川”第七课“其它诸山”云:“钵池之脉……又南十里,于城之中央突起五峰,更南为紫极山,为交龙岗……亦皆钵池之分派也。”这“紫极山”大约就是紫霄宫的主山。可能有时人们将紫霄宫讹为紫极宫,故土山亦以紫极名之。紫极山之名仅此一见而已。与主山相对者为客山,状如倒扣着的一只酒钟。实际上两个都是土山。客山不在紫霄宫之前。主山下有一个池塘,山和林木倒映在水中,景色优美。东侧是城墙,城墙由北面向东,弯向南,到了紫霄宫即向西南偏转,成人字形围绕紫霄宫;城墙之外是一条蜿蜒的蛟龙冈,冈外是河,是南北运输的古运河(此段古运河叫菊花沟,即后之涧河。古运河从南角楼外许家闸——明代起叫上升文闸——向东过南门,继续向东经城东北角折向北去淮河。)也是淮城的濠。河水由西向东,向北、再向西,行驶的船掀起一波一波的涟漪。这一城一水,一冈两山,环抱着紫霄宫。这就是所谓吕洞宾诗“宫近东城城近宫”的意境。这给紫霄宫增添了灵气,因而独擅淮城之胜。

《记》中说有主客二山,主山在北,就是紫霄宫的主体,三清殿即在其上。三清为道教所信奉的神,即“虚无自然大罗三清三境三宝天尊”,居于三清仙境的三位尊神:玉清元始天尊、上清灵宝天尊即通天教主、太清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。天下所有道教皆是如此。我曾见过河南鹿邑城内有个老子宫,也在一座土山之上,与此类似。客山在南,实际上是一大墩子,传说是程知节(589—665)的墓。说起程知节人们不大清楚,说到程咬金便人人皆知了。他就是程咬金,后更名知节,唐朝开国名将,封卢国公。所以这个墩子又叫“咬金墩”“咬金坟”。《正德淮安府志》记载,“程知节墓,在治东南紫霄宫前。宋绍兴十年,韩霸王筑城,掘池深丈许,见有棺槨,得埋铭云‘唐程知节墓’,又云‘遇韩则破’。”《府志》又云:“按《唐书》,程知节本名程咬金,济州东阿人,为峻州刺史,到任卒。赠益州大都督,陪葬昭陵。不知何以又有墓在此,或者葬其衣甲云。”还说,弘治十六年,本府同知司渊又为此重立新碑。司渊也是东阿人,程咬金是他的老乡,也是他乡遇“故知”啊。韩霸王就是韩世忠,未闻他在淮安筑城,不知此事为何与他联系起来。这样的记载,淮安历代府县志中都有。

吴玉搢《山阳志遗》卷 1 说,“城东角紫霄宫前有高阜,相传为程咬金坟。一称咬金墩。”他也认为程咬金“不得有坟在楚州。”但他亲身经历一件事,说他的姐姐家姓杨,住在东门水巷口,即今东门大街与东长街交叉处,“因治屋

户科。主管全府户籍、田赋、财税工作。清丈田亩,稽查屯田,上报新垦田地,核定和编制保存本府田地与应缴纳税的黄册,征收各县额定的粮食、银两、马匹、渔业、芦苇、交易契税等杂税,分配落实丁差徭役,缉查私茶私盐,负责处理有关田地、房宅、钱债、婚姻等方面民事诉讼。遇有灾荒,筹办赈济,安抚百姓。户科是衙门最大的部门,往往有上百个工作人员。因为它是财税部门,所以也是衙门里最富有的机构。

礼科。主管全府教育、宣传工作。负责有关神鬼方面的祭祀活动,管理社稷坛、风云雷雨坛、城隍庙等祭祀活动场所。管理僧人、道士,操办祭祀礼乐事宜和节日庆典。岁科考试时,协助知府或学政组织童生参加府县试或院试。旌表符合封建礼制的忠义、孝子、节妇、烈妇。

兵科。主管全府军事工作。负责招募兵丁,征集马匹、兵器等军需物资,组织供应驻军粮饷。协助训练丁壮,管理地方武装。负责管理本府各驿站的驿卒铺兵、马匹、马夫、轿夫、船只、



掘地,得小石碑,长尺余,阔五六寸。”“旁一行有‘臣程知节奉敕监造’字,行笔颇类欧柳。”按照此碑,程咬金真的与淮安有点关系。他推测程咬金曾有事来过淮安,只是史书没有记载。或许此地是他登眺之处,“墩”“坟”声近,久而沿讹。阮葵生《茶余客话·淮故下》亦有此记载,他说水巷口杨家发现的石碑,并说当时“此石尚存杨氏家”,肯定有不少人见过。他也同意吴玉搢的说法,“‘墩’‘坟’音近,久而沿讹”。

上面的记载中,说这个“客山”在“官前”,《茶余客话》说“宫外即墩”,则咬金墩在紫霄宫之南墙之外,所以金铎《记》中称之为“客山”。

《重修紫霄宫记》说,紫霄宫在唐宋时期很兴旺,到了元代后期衰败。明代永乐间,都指挥同知施文修过一次,开始有专人管理,但治理还没有到位。直至正统六年(1441),天气大旱,淮安知府杨理到处求雨,走遍城内各个官观寺庙,这才发现紫霄宫。大约他认为紫霄宫“林深宫胜”,怎么就香火衰败,默默无闻了呢? 他就把管理淮安府的道纪司找来问个究竟,并寻出一个有道行的道士高惟一。当时镇守淮安的漕运总兵官武兴平时就很看重他,于是就让他当紫霄宫的住持,淮安府随即发给他任命文书。这个道士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,“精心修道”,达到很高水平。培养了几十个徒弟也都不赖,“云合景从,风神潇洒”,他们四出化缘,修葺了前殿、后殿、两庑、山门、道房庖廐,在道院的四周砌起了围墙,在大殿上新塑造了三清元帝的圣像。经过这次整修,紫霄宫面貌焕然一新。于是出现了瑞象:有龟和蛇出现,在大殿上游走,就像家养的那样。全城的人都来围观,好几天后才消失。由于他们有如此功德和业绩,成化十年(1474),焦住持的一个徒弟叫孙遇静的,被提拔为副都纪,参与全淮安府的道教事务。第二年,另一个徒弟张遇翱被提拔为都纪,成为全府道教的头子。大约焦道长年纪大了,也不知是为了培养新人,由其徒弟高遇潮、屈遇伸,先后代替他当紫霄宫的住持。明清时代淮安的道纪司设在玄妙观,设都纪一员,从九品,副都纪一员,未入流。由本府选道官一员掌印,凡纳度、还俗、罪夺诸事,皆由他主之。下属各州县的道正、道会,都属他领导管理。都纪、副都纪出自于此,可见紫霄宫当时在淮安道教界的地位很高。

《重修紫霄宫记》作者金铎,曾应邀在紫霄宫内作客,焦道长于梅雪轩下招待过他。他见到梅雪轩右有一架太湖石,“奇伟且润”。石旁有古松,也很高大。焦道长对金铎说:“这座山土高而坚硬,原有一井已经湮塞,童仆打水,都

要到很远的地方,很是艰辛。”金铎在轩旁给他指点了一个地方,焦道长依他的指示重新打井,新打的井水如同甘泉一般清冽。

同治《重修山阳县志》卷 19“古迹”记载,淮安城内古井三处,其一在紫霄宫,“或谓之铜井,味甘,异於他井。”不知此井是否就是金铎指点、焦道长挖掘的那口井。

这里介绍一下上面所涉及几个人。据《明宣宗实录》卷 15 和《明英宗实录》卷 22 和卷 70,杨理是监生出身,宣德元年授南京河南道监察御史,十年后,于正统元年九月升任淮安府同知,五年(1430)八月,“适知府员缺,所属州县官民,奏其执法抗直,豪横畏戢,小民乐业,乞升补其缺事。”朝廷同意了,即升为淮安知府。同治《重修山阳县志》卷 5“职官一”记载,他是陕西耀州(今铜川市耀州区)人。杨理在淮七八年时间,政绩颇佳。正统六年(1441)天旱求雨时,支持修整紫霄宫。正统七年,他还增修淮安府学。同时还为山阳县学“增买隙地,建号房二十八间。中构小轩,扁曰‘静学’。”(见《同治山阳县志》卷 8“学校”。)

武兴是个武官,《漕运通志》卷 3 记载,他是宿州人,本姓伍氏,赐姓武。正统初,以都督金事任漕运参将来淮。正统二年十月,与左军都督金事王瑜一起被任命为左右副总兵。四年八月总兵王瑜卒,升为总兵官,提督漕运。四十一年十月升任都督同知离淮。后督神机营,在与胡虏作战中牺牲,谥忠毅,赠山阳伯,陪葬皇陵。总兵是一省或一个要塞的长官,可见当时淮安相当于一个省会城市。而且当时还没有设立漕运总督,漕运总兵就是全国漕运领域的最高长官。当年在淮安的武官都很热心公益事情,诸如施文等,武兴还修建其他设施。《正德府志》卷 12“官守·武职”：“施文,直隶泰州人。洪武初,累官浙江都指挥同知,镇守淮安。严明不刻,军民畏而爱之。”

那个作《记》的金铎,字宗润,号省庵,淮安山阳人,明正统六年(1441),即杨理修紫霄宫的那年考中举人,授滁州知州,以文学著称,曾任江西乡试考官。景泰六年擢充中秘,以礼部祠祭司员外郎,仿朱熹《通鉴纲目》例,参与编纂《宋元史纲目》,天顺元年二月还蕲州任,十二月超拜广信知府。谕简刑清,暇则登临赏会。乞归,日以诗酒自娱。著有《省庵集》《漫曳日录》。成化七年参与修成化《淮安府志》。据说他身体丰硕,不能徒行,从广信回来后,用两人肩舆抬着走。他撰《重修紫霄宫记》时,大约也是俩人抬着他进去的。他还撰有《群仙事略记》,看来他对道教神仙有所研究,因而由他撰这篇

淮安府署六科

毛鼎来

制盐图》和淮安地区的地方物产:谷类、果类、瓜类、药材类、花卉类、竹木类、禽类等。另外还复制了古代铸钱的 1 个工场,再现了当时的铸币场景。

礼科陈列。复制明万历年间状元沈坤的殿试卷;还复原了考试用房 1 间;3 面有墙、1 面敞开,高 6 尺、深 4 尺、宽 3 尺。有 2 块活板,白天当桌,晚上当床,里面还有纸墨笔砚,还有食盆,即吃住都在号房内。还展示了乡试的墨卷、淮安府学图及淮安府考棚的模型等等。

兵科陈列。当时招考武举人的 3 件兵器,分别是 3 张硬弓,它们是十二力、十力、八力 3 种;3 柄大刀,分为 120 斤、100 斤和 80 斤 3 种;还有石礮子,头号重 300 斤,二号 250 斤、三号 200 斤。还复制了一套清代武将盔甲,清代一至九品武官装补子。设置了 1 张古代的阵法图,复原了位于淮安城东南角用于训练士兵



闲话淮安紫霄宫（二）

刘怀玉

记是很合适的。但此文中对神仙并无多少渲染,基本上是一篇儒家文人的游记。金铎还有一篇《淮安府兴造群祀记》,记载了另一杨知府杨昶,曾于天顺五年(1461)因干旱求雨,对城内的城隍、社稷、山川、郡厉等都大加修整。在此之后的一次修葺,据《正德淮安府志》卷之 11“寺观”记载,是“弘治十七年,住持许玄勋重建。”这里又说是“重建”。弘治十七年是公元 1499 年,距离上次大的整修才 50 年,距张遇翱被提拔为都纪才 24 年,中间是太平盛世,难道又一椽不需要重建? 显然是信口这么一说。关于这次修建的具体情况,以及许玄勋何许人也,不清楚。

明代淮安道纪司虽然设在玄妙观内,但紫霄宫却是道教重要活动场所。因为它有土山,宫殿建在高处,与城内其它寺庙不同,有一定的气概,是地方政府经常光顾的地方。潘季驯《两河经筵》卷 4 有一篇《恭报水壩既除地方可保永安疏》。此疏中说,万历五年(1577),河淮大涨,水患严重。六月十七日,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由江西去北京,路过淮安,淮安府将安置在紫霄宫内,请他建坛设醮,制铁符五十面,投水镇之。结果是“案卷见存,全无应验。”这个天师张国祥就是《金瓶梅》中黄真人的原型。张天师祈雨无效且不管他,这件事就说明这里曾是接待贵客的地方,是一个窗口单位。

水患仍在蔓延,到了秋八月,河决崔镇,淮决高家堰,横流四溢。冲入运河,又冲决了山阳的黄浦(今属宝应)河堤。朝廷起用潘季驯为右都御史总理河漕,东疏西堵,搞了二三年方才成功。因为高家堰修复,黄浦口子也就堵上了。这里面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。《天启淮安府志》卷 24“祥异·龙骨”记载,万历七年(1579)“三月十八日申时,大雷雨,黄浦旧决口南岸,平地穴深丈余,方二十八丈,内遗骨甚多。一时商民聚观,争取以去。居民郭嵩屋后遗一物,如马首,坚实如石。扬州府同知韩相验视,舐之黏舌。有郭三得其胫骨、齿角等,悉舁送郡藏。”“送郡藏”,送到什么地方收藏? 送至紫霄宫。扬州府同知韩相等将“续获龙骨,连人解送到”淮安,“贮于紫霄宫中”。(陈文烛《瑞龙颂序》)当时驻淮官员和地方士绅皆以为祥瑞,纷纷前来围观,并为之作颂作歌。吴承恩曾为之作《瑞龙歌》,见其《射阳先生存稿》卷 1。有人将这些诗作汇集成帙,称之为《瑞龙册》,陈文烛为之作《瑞龙册引》。这批“龙骨”在紫霄宫放了一些时候,后来由潘季驯上表,解送北京皇帝内府去了。

明朝后期,紫霄宫遇到了厄运。天启《淮安

战马的场地——淮安校场的模型。

刑科陈列。5 张英国人拍摄的当时清代官府所施行酷刑的照片。复制的刑具有三人枷、钉板、木驴、夹棍、镣铐、立笼、火盆等等。室内还复原了狱卒住所的一角、牢房的一角。南面用视频手段还原了元代戏剧家关汉卿根据发生在楚州(淮安时称楚州)的一桩冤案,编写的元杂剧《窦娥冤》片段。

工科陈列。1 幅《治淮图》,反映了清代整治淮河的画面。有古代防洪治淮的工具——卷埽扎子,有河工用来夯实河堤的夯。展出的还有淮安府及其所属州县的地图、淮安水利图、山阳县周边水利全图、淮安府河道航运全图、漕运总督署全图、淮安府署全图和山阳县署图以及淮安府署的复原模型等等。



府志》卷 24“从纪志”云:“紫霄宫先年景胜不减灵慈,为一道士妄动,故湮废。”道士不知为何许人,“妄动”不知指何种不良举动,语焉不详,不敢妄加猜测。总之,这么大的,风景秀丽的,又充满神秘色彩的紫霄宫竟然“湮废”了。

到了清朝康熙年间,进行了一次大的整修,恢复了紫霄宫的生机。这回是盐商程量越(1626—1687)出资的。光绪《淮安府志》卷 29“山阳县人物二·流寓”:程量越“雍正十一年(1733),出资建育婴堂于北门府下坂,创建紫霄宫后楼,修前殿、廊庑、大门。”程量越的裔孙程钟的《淮雨丛谈》引《盐法志·施济传》云,程量越“又于康熙年间创建紫霄宫后楼三间,又大修前殿、山门,改造田亩,均见碑记。”可惜这个碑记现在未有发现,无法知道更详细的内容。程量越字自远,安徽歙县人,业鹺淮北,居河下。他与程晋芳的高祖是嫡亲弟兄。为人“好仁乐善”,事迹在淮安地方志和《两淮盐法志》中都有记载。

《山阳诗征续编》卷 17 收录了程量越五世孙程鸣凤的诗,题为《甲辰正月五日诣紫霄宫,拜先高祖遗像》。诗有二首,诗云:

地势甲城东,嵯峨太乙宫。高楼留祖迹,佳咏记仙翁。遮殿松千尺,干霄竹几丛。凭栏新雪霁,城堞画图中。

慷慨怀先泽,当年此布金。衣冠瞻古像,拜谒展微忱。宝鼎香烟袅,山城露影深。临风思族裔,萧索感难禁。

这里又从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紫霄宫的画图:有千尺的松树遮住大殿,殿旁的竹子“干霄”,即高人云霄。再有城墙雉堞做背景,远远看去,若隐若现,确能给人以与天相接的神宫仙府的感觉。在诗中“留祖迹”后有作者自注:“先高祖自远公创建后楼,因塑小像于中。”据说那是一尊“木雕彩塑”。甲辰是乾隆四十九年(1784),距程量越修建的时间已有半个多世纪了。程鸣凤字友簠,号梧轩,程景乔之子,嘉庆间监生,他的弟弟程韶凤是贞妇义夫程允元和刘氏的嗣子,《淮雨丛谈》作者程钟的父亲。曾官候补巡检,著有《梧轩诗稿》。

曹德《淮城信今录》卷 6 记载,嘉庆二十年(1815)十二月,紫霄宫火,毁三清殿。这次火灾之后,不知何时何人修复的。

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,紫霄宫的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。宫西有几十棵大树被毁,宫中“倒浸林影”的舰池已无迹可寻。铜井尚在,井水甘甜,源源不断。宫的东边有一向东的小门,进门就看到供道士居住的朝东的三间小屋,北边是后殿,殿前东西各有一棵多年的老松,中间是一座供烧香烛的大铁鼎,小门往南沿墙是一片竹林,再向前便是一片空地,山坡尽头就是前殿,前门不开,北向的厅里有一座神台,神台中间是灵官像,面南两旁亦塑有不少神像。殿前就是岳庙街,东距观风门不远,西过依岱桥就是东岳庙前门。此时宫中只有道士吴九华一人。

由于战火,至解放时紫霄宫已成一片废墟。《淮安文史资料》第 16 辑有一篇刘秉衡回忆周总理的接见的文章,题为《难忘的会见,深刻的教诲》。文中说,周总理询问了淮安城里东岳庙的情况,刘回答说:“大跃进时办工业,东岳庙腾出来做了工厂的车间,东西厢房的菩萨都搬到紫霄宫去了,东岳大帝的塑像后来也搬到紫霄宫了。”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淮安县人民政府在此遗址上修建了汽车站,紫霄宫连根基被彻底铲除干净,原来宫内的塑像、法器,还有东岳庙搬过来菩萨像塑像,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后来车站又被拆迁,这里由开发商建成居民小区,叫楚港花园。

(待续)